

“罗念生一生，著有译著和论文1000多万字，50余种。这位生于上世纪初，在战火硝烟中笔耕不辍的翻译家，六十多年如一日，凭一己之力，将古希腊经典引入中文世界，今世的读者才有机会一窥2500多年前古希腊文明的微光

罗念生早年在一首短诗《东与西》中写道：“东与西各有各的方向，我的想象还在那相接的中央。”通过翻译之笔，连通中国与希腊两大古老文明，这首诗预言般概括了他一生工作的重心

祖父是翻译家，儿子是戏剧导演，孙女是文化交流使者……几十年间，罗年生一家三代人通过各自不同的努力，在中国与希腊间架起一座文化沟通之桥

本报记者刘小草

提起罗念生，普通读者可能觉得陌生，但熟悉古希腊文学、戏剧的人，必定绕不开这个名字。他翻译的《伊索寓言》，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的著作如《俄狄浦斯王》《阿伽门农》等，哲学家、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《修辞学》，是每一位中文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必读的西方经典。他晚年与水建馥合编的《古希腊语—汉语词典》，更是目前汉学界唯一一本古希腊语辞书。

罗念生一生，著有译著和论文1000多万字，50余种。这位生于上世纪初，在战火硝烟中笔耕不辍的翻译家，六十多年如一日，凭一己之力，将古希腊经典引入中文世界，中文读者才有机会一窥2500多年前古希腊文明的微光。

罗念生早年曾创作过一首名为《东与西》的短诗，诗中他这样写道：“东与西各有各的方向，我的想象还在那相接的中央。”通过翻译之笔，连通中国与希腊两大古老文明，这首诗预言般概括了他一生工作的重心。

1990年，罗念生因病去世，他的工作由家人传承下来。长子罗锦麟导演的《俄狄浦斯王》，是第一部搬上中国舞台的希腊戏剧。自1986年《俄狄浦斯王》公演起，30多年间罗锦麟先后将《安提戈涅》《美狄亚》《忒拜城》等著名希腊戏剧搬上舞台，甚至结合传统戏剧形式，让中国观众领略古希腊戏剧的魅力。孙女罗彤则致力于中希文化间的交流传播，创办了希腊第一个民间中国文化中心，还通过拍摄纪录片等形式，在希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。

翻译家、戏剧导演、文化交流使者……几十年间，一家三代人通过各自不同的努力，在中国与希腊间架起一座文化沟通之桥。

11月10日，在对希腊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希腊《每日报》发表题为《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》的署名文章，文中提及：“中国翻译家罗念生一家三代致力于希腊文学、戏剧的翻译和研究，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

近日，82岁的罗锦麟在北京家中接受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专访，回顾一家三代人与希腊文化、戏剧的不解之缘。

### 希腊精神的烛照

罗锦麟童年最深刻的记忆，是响彻夜空的警报声，和豆油灯昏黄的光线下，父亲趴在书桌前的背影。

1938年，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他，从北京出发，辗转经过香港、缅甸，到重庆与父亲会合。到达重庆当晚，正遇上日军轰炸重庆，好不容易团聚的一家人拖着箱子又磕磕碰碰地逃难。在散文《麟儿》中，罗念生记述这一段经历时，还不忘手提箱中随身携带的希腊悲剧《美狄亚》。罗锦麟回忆，父亲早期的翻译工作，充斥着这样匆忙和不安的瞬间。

“但是风浪还在涌呢，谁知道这孩子日后会遭遇什么命运？古书里常说命运是逃不掉的，我们还是向前去和她作对吧！”《麟儿》的结尾，罗念生这样写道。

当时的他并不知道，“命运”会将父子二人与希腊牢牢系在一起，而他与“命运”的“作对”，就是孜孜不倦、日复一日地翻译书籍——像极了古希腊神话中，日复一日推着石头爬上山顶的西西弗斯。

1904年，罗念生出生于四川威远，父亲罗九成开私塾，童年的罗念生接受了传统教育的严格训练。18岁时，他考上旧制清华学堂，专攻自然科学。罗九成为了儿子能继续求学深造，弃教经商，专营烧制木炭及炼铁作坊，每年资助他60银元做学费。1926年，罗九成煤矿生意经营不善，家道中落，罗念生只得靠家人接济读书，改学文学。

## 在两个伟大古老文明间接力架桥

### 翻译家罗念生一家三代人的希腊情缘

在清华，他和文学结缘。喜爱文学的同窗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新诗和新文学。经挚友朱湘引荐，他为北京《朝报》编辑文艺副刊，写作新诗与散文，也藉此赚取稿费维生。

也是在清华，罗念生和古希腊第一次相遇了。在《翻译的艰辛》一文中，他回忆自己在英语课本中读到一篇“打仗的故事”，讲的是“阿喀琉斯打赫克托耳”。学了一个月，他才知道这是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中的故事。自此，他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希腊文明的种子。

1929年，他公费赴美。眼见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扎堆学习英美文学，古希腊文学无人问津，罗念萌生了追根溯源、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学起的念头。

留美四年间，为了学习希腊文学，他换了三所大学，“仅凭着自己对希腊文学的热情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学他真正想学的东西。”（刘小枫《“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开路”——纪念罗念生先生逝世十周年》）。翻译第一本悲剧《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》时，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，本就靠乡人接济的他一边读书，一边用散碎时间在餐馆打工，只能在闲暇时见缝插针译书。

1933年，凭着满腔热情，他放弃学位从美国奔赴希腊，在雅典美国古典学院学习雅典城志、古希腊建筑、雕刻和戏剧艺术，成为第一位在希腊留学的中国学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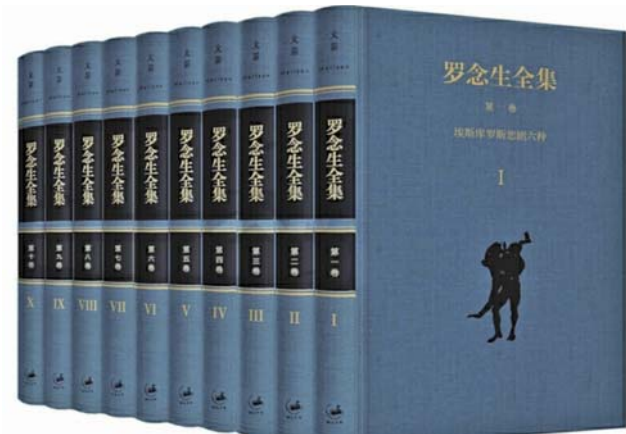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历史上风云诡谲的一年，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，纳粹在德国建立第一个集中营……这也是罗念生人生中巨大的转折点：那年，他游历希腊各地，“爱琴海上明蓝的风光和雅典城上的紫冠”自此在他脑海里萦绕了六十多年；也是这一年，本要翻译古希腊戏剧的挚友朱湘，在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号上投入黄浦江，从此罗念生的翻译之路，几乎是漫长的踽踽独行。

1934年深秋，罗念生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，等待他的却是颠沛流离的求职生涯：从上海到南京、从北京到陕西、四川、湖南、山东……考古、教授英文，所做工作大都与翻译无关。

甫一回国，他在考古学家李济的引荐下，拜访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。胡适见他从古国希腊归来，便派他去陕西考古。罗念生欣然接受，在西安莲湖公园发掘出一座汉墓，又在宝鸡地区的斗鸡台发掘出古陈仓城的城墙，其间还被埋在坑道中，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“卢沟桥事变”前，发表过抗日文章的罗念生为免遭迫害，把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罗锦麟留在北平，只身入川。那本放在随身行李箱里的《美狄亚》，就是他在抗战中四处漂泊时，花了几年时间才译出的。

抗战中，罗念生随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辗转峨眉、乐山、成都等地。战时生活困窘，他除了在大学任教，还要在各地中学兼职补贴家用，又与卞之琳、朱光潜、



何其芳等爱国进步文人一同办刊办报，用古希腊人抗击侵略、反对战争的故事宣传抗日救国。

回忆起父亲早年的翻译生涯，罗锦麟告诉记者，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，面对飞机的轰鸣、不时拉响的警报，在穷困纷乱的生活，父亲从未放弃热爱的事业，仍然每天早晨读古希腊作品，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，还出版了《希腊漫话》《芙蓉城》等散文集。

他桌上那盏豆油灯，如古希腊精神的烛照，点亮了蜀地的夜晚。

在《希腊精神》一文中，罗念生将希腊精神概括为求健康、好学、创造、爱好人、爱美、中庸、爱自由七种精神。“这种人生观能使他们临危不惧……几何学家欧基米德（现译作阿基米德）在罗马兵到了他门前时，依然在沙盘上解答他的几何问题，不经心地叫人让开，别挡住他的光亮……”罗念生特意举了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例子。穿越2500年，豆油灯下的罗念生，和沙盘前的阿基米德遥遥相望。

1948年，他终于返回阔别多年的北平，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。翌年初，北平解放。

### “中世纪的和尚”

曾有人调侃，要想折磨谁，就让他去学古希腊文，足见古希腊文翻译之艰。罗念生在《翻译的艰辛》中，曾如此描绘他的翻译工作：

“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梵文，一个正规希腊动词的变化，就将近有三百个正形……古希腊语也不大讲究语法，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，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章法来。”

曾有外国学者称他是“遨游在天书”中的人”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为他单列条目，称：“无论从开创局面，翻译年数之多，数量之大，用力之专与勤来看，中国当首推罗念生。”

回看他的译作，会发现他的翻译流畅自然，注重口语化表达。即便是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，他的译本也毫不晦涩，没有“学术腔”，与当下的许多翻译大异其趣。为了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原作，他还特别重视注释。以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《普罗米修斯》为例，剧本正文40页，而译序、原编者引言、注解以及四种附录竟有95页，译者编写的注释就有334条。

他还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，撰写出一套“希腊拉丁文译音表”，经过后续修改，现在仍被广泛使用。1978年至1984年，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关于辞书出版的指示，他与水建馥一同完成了《古希腊语—汉语词典》的编撰工作，填补了古希腊文辞书的空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终于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并于1952年辞去教职，潜心古希腊典籍译介工作。这是罗念生一生中最为珍贵的时期，大量经典译著都诞生于此时。

在学生与亲友的回忆中，罗念生总和他那张用床板拼成、盖着塑料布的巨大书桌密不可分。他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清苦：一缸白开水，一点面包就能过一天；总穿着一件布棉袍；买菜时“还得很”，还会买回烂叶子，和老伴争辩说“少浪费，也对付得起辛辛苦苦种菜的人”；甚至年届80岁，还搭三轮车送孙女看病。不仅书桌是床板拼的，座椅是手工捆的，台灯罩也是儿子用胶皮做的。

他也曾自嘲：“我就好像一个中世纪的和尚。”罗锦麟清楚记得，改革开放后，父亲的一名学生因翻译好莱坞影星英格丽·褒曼的传记获得不菲稿酬。他为此曾建议父亲，翻译些畅销书改善生活。

“他说‘不行。（翻译畅销书）对我来说很容易，但是我现在做的事，中国没几个人能做。’”罗锦麟说：“他总是教育我们，钱够花就行了，能吃饱就行了。”

罗锦麟也曾劝父亲，该拿的奖、该有的地位，为什么不去争取一下？罗念生回答：“那些都是虚的，过眼烟云，我的翻译和研究才是实的，对后人有用的。”

直到82岁时，一直默默无闻的罗念生才为世人所知。1986年春，中央戏剧学院公演了古希腊悲剧《俄狄浦斯王》，后该剧应邀赴希腊参加国际古希腊戏剧节，由罗念生在开幕式上作报告。

希腊人这才震惊地发现，在遥远的中国，有这样一位老者，为译介古希腊经典，皓首穷经。

“比较西方欧美各国，试问哪个国家在引介西方古典学之初，曾由同一个人从原文译出了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、四大戏剧家的部分作品，以及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《修辞学》、琉善对话录和其他若干诗文，而且同时还编写了第一部本国语言的古希腊文词典？这是非常罕见的。”学者张治这样评价。

1988年，他被希腊最高学术机构雅典科学院授予“最高文学艺术奖”，并赴希腊接受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技大学授予的“荣誉博士”称号。途中身体不适，抵雅典后不得不住院治疗，回国后又赶往医院。病情刚有好转，出院第二天便又伏案工作，继续翻译荷马史诗的上部《伊利亚特》。他“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斟酌，一行诗一行诗地翻译，一卷诗一卷诗地译出、誊抄，蜿蜒的笔迹似乎隐约透露出病魔作恶的阴影。”（王焕生《西方古典开拓者罗念生》）

罗锦麟说，父亲最后的时刻，最关心的仍是《伊利亚特》的翻译工作。去世前的一段时间，他的日记中满是急切：“目前才知道我患前列腺癌，我的日子不多了，希望能继续用新诗体译出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下半部分。”在写给学生王焕生的信中，他还关注着自己的工作进度：“自昨日起开始译Iliad第十卷最后200行，每日可译出三四十行。”但“命运”没有给这位勤劳的老人机会，他最终未能完成《伊利亚特》的翻译。

1990年4月10日，他因前列腺癌在北京逝世。西西弗斯没能将石头推上山顶，他的精神却被世人永远铭记。

罗锦麟说，因为住院时间很长，本来家中就无甚存款，父亲仙逝后一查存折，只剩10元。

正如学者钱理群所言：“罗念生的生命有古希腊就满足了，其余都是‘身外之物’。罗念生去世以后，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一位艺术史家的话：‘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、静穆的伟大。’而罗念生一生的生命浸淫其间，他的生命也因此获得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。”

“我每一想到罗老在古希腊文艺道路上的长途跋涉，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位孤身青年形象，背着一个装满古希腊文字珍宝的沉重背囊，像一个苦行僧踽踽独行，在中国希腊之间来回走着，走着，眼近视了，白头了，人老了，终于昂起头，微笑着走到了终点。他走过无数次的这条路也就化成一座联系两个文明古国的金桥。”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在《罗念生全集》序言中，这样写道。

### “普普通通的架桥人”

“父亲的一生清苦俭朴，对生活和工作没有额外的要求，只要能让他古希腊经典中遨游，他就从不停笔。他对工作一贯严谨踏实，不求虚名。凡有求教于他和人事，他都一丝不苟，乐于助人，经常为他人字斟句酌地修改译稿和文章。



对于中希之间的文化交流，他更是热心。”2004年罗念生百年诞辰之际，罗锦麟撰文回忆了父亲的一生。

“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架桥人。”晚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诸多嘉奖，罗念生曾这样回应。

这种热心和踏实，根植于罗家人的血脉。习近平署名文章发表后，面对“汹涌而至”的媒体，这位耄耋老人欣喜之余，一如他的父亲般笃定：“我的人生理念中有一条，踏踏实实做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你就能走到你的目的地。”

罗锦麟从小便跟着父亲抄写希腊著作，这个习惯甚至延续至他的女儿罗彤。提起抄书，他语中带笑：“一方面是为了锻炼我们，另一方面他请人要给钱，我们抄是义务的。你看我父亲是不是很狡猾？”年幼的他总被父亲“诓骗”，为了许诺中的冰棍而奋笔疾书。希腊人名复杂，尤为讨厌。罗锦麟乃至罗彤年少时，都没少叫嚷着“再也不想听到希腊”。父亲从未强迫他“子承父业”，可自幼浸润在希腊文化中，抄写父亲翻译的希腊著作，也为他从事希腊戏剧导演工作打下基础。

真正理解父亲，则是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，学习导演专业之后。罗锦麟回忆，他上的第一课就是希腊戏剧，当时的老师正是父亲的学生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他重读了茅盾和老舍，也重读了希腊戏剧，在《俄狄浦斯王》中，他读到希腊人对命运的抗争：“俄狄浦斯讲的不是宿命，是对命运的抗争。他知道自己要弑父娶母，就逃走了，所以当他父亲死了，来跟他报信的时候，他大笑。父亲没有死在他手里，这就是他对抗命运的作品！”

这一次，他觉得自己终于“读懂了”2500年前的希腊精神，认为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：“俄狄浦斯收集了所有线索，明明知道查下去凶手就是自己了。这个时候不查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他要查。他自己下过命令，这个凶手不管是谁，抓到了就要流放。于是他自我流放了，还觉得不够，又挖下自己的眼睛。古人认为瞎子是最痛苦的，俄狄浦斯是在残酷地自我惩罚。”

1986年，已在中戏任教的罗锦麟，为导演进修班排练毕业大戏。在《哈姆雷特》和《俄狄浦斯王》中，他选择了父亲翻译的作品！

罗锦麟说，父亲一生性情温和，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。唯一一次大声疾呼，是在某次莎士比亚戏剧节。坐在台下的他看到国内掀起“莎士比亚热”，从业者争相讨论排演莎氏戏剧时，不顾一切地当众喊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希腊戏剧呢？”语毕，举座皆惊。

剧目排练时，担任文学顾问的罗念生已82岁高龄。他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，为中戏的学生们讲解古希腊历史和戏剧，多次到剧场观看排练。《俄狄浦斯王》公演后，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称赞，当时的希腊大使馆特意赞助这部戏：“反映出古希腊悲剧的精神。”

是年，罗念生在《重游希腊》一文中激动地写道：“我等了几十年，才看见我们首次上演古希腊悲剧，得偿生平夙愿。”

1986年至今，罗锦麟一直致力于希腊戏剧的中国化。他指导的河北梆子《美狄亚》已排到第5版，《忒拜城》演出第19轮，评剧《城邦恩仇》（即《俄瑞斯忒亚》）在第9届评剧艺术节获得优秀剧目奖。父亲是古希腊戏剧专家，母亲是京剧名票，罗锦麟说，自己的身上有着“中希文化交融的基因”，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必然。

1991年，罗锦麟被希腊克里特岛政府授予“荣誉公民”称号。2009年，他又被

雅典州政府授予“希腊文化大使”称号。

他的努力不止于此。父亲去世后，罗锦麟一直在筹备《罗念生全集》的出版工作。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整理与出版父亲著作时的状况，罗锦麟记得，当时一家出版社开出的条件是“12卷本自筹出版费60万”，对于当时的他来说，几乎是“天价”。他多方奔走几经波折，终于在2004年，《罗念生全集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而另一本《古希腊语—汉语词典》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，在完稿20年后的罗念生百年诞辰时，才终于问世。

如今82岁的罗锦麟，仍追随着父亲的脚步，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传播希腊戏剧的道路上。

### 中国与希腊的血脉相连

1988年，罗念生第三次到希腊领奖时，在飞机上因肠粘连急需治疗，一下飞机，希腊卫生部、文化部、教育部联合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医疗小组赶赴救援，由希腊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主刀。由于他的血型特殊，希腊的医院血库里没有可匹配的类型，不得不登报求血。200多位希腊人闻讯报名献血，最终从中找到了匹配的血型。

这个故事在孙女罗彤的心中扎了根。在雅典求学时，罗彤曾见到报纸上为希腊教授求血的新闻，毅然前往医院。一开始还被医院拒绝，罗彤讲述了爷爷的经历，医院才同意她献血。

希腊著名作家尼古拉斯·卡赞斯基曾说：“当你揭开一个希腊人时，会发现里面有一个中国人；当你揭开一个中国人时，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希腊人。”在罗家人身上，这种比喻是具象的——祖父的血液中，融入了希腊人的血液；而希腊教授的血液中，也有了中国人的部分。

罗锦麟告诉记者，罗彤对古希腊真正产生兴趣，也是1986年中央戏剧学院《俄狄浦斯王》演出后。坐在台下观众席中，她第一次感受到戏剧“卡塔西斯”（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中，描绘戏剧功能的词汇katharsis，有净化、陶冶等多种译法）的冲击。

她选择了和父亲同样的道路。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读大三时，希腊帕恩特奥斯大学主动邀请她赴希腊留学。

毕业之后，罗彤决定留在希腊工作，起初罗锦麟极力反对，但女儿的话说服了他：“希腊的古文化，爷爷那一代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但中国文化在希腊还没有人宣传，我能不能反爷爷之道把中国文化带到希腊？”

在希腊，罗彤创立了interChina乾合文化交流中心，教授和传播中国文化，并致力于中欧文化交流。罗锦麟骄傲地告诉记者，罗彤教过的几千名汉语学生中，包括希腊驻华大使馆的前任外交官，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希腊，也多由罗彤负责翻译工作。

旅居希腊30年后，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，罗彤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迁回国内。而从上世纪30年代起到今天，国际范围内对古希腊戏剧的研究涌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。罗彤决心回到祖父曾走过的道路，重新翻译古希腊经典、排演古希腊戏剧，让古希腊戏剧适应现代汉语日新月异的变化，走近新一代中国人。

罗彤正在筹备拍摄一部名为《和而不同——文明对话之中国与希腊》的纪录片，反映中希两大文明的认识、比较和思考。11月9日，这部纪录片的启动仪式在雅典举行。